

爱·欲·悬·疑  
爱·欲·悬·疑

悬而未决的激情

*Marguerite Duras*



La Passion  
Suspense

爱·欲·悬·疑·在·此·刻

[意] 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 | 谈访

缪咏华 | 译

# 杜拉斯谈杜拉斯

悬而未决的激情

玛格丽特·杜拉斯

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 | 访谈

缪咏华 |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杜拉斯谈杜拉斯

Dulasi Tan Dulasi

© Éditions du Seuil, 2013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129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 / （意）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访谈；缪咏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495-8887-9

I. ①杜… II. ①莉…②缪… III. ①杜拉斯 (Duras, Marguerite 1914-1996) —访谈录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284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6.625 字数：140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册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法文版译序

*Note du traducteur*

十五多年前，我读到安哲罗·莫里诺有关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随笔，才知道有这篇从未在法国发表过的访谈。莫里诺在书中大量引述了该次访谈的内容，使得我立刻觉得，这次访谈中有许多元素是法国出版过的好几本杜拉斯访谈录中所未能过多涉足过的领域。由于莉奥波迪娜是意大利人，她选定的访谈范围本身、她的坚持、她所提出的题目顺序，以及她结构缜密的思维，都使得访谈不流于对杜拉斯大献殷勤和回避问题。而这些正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大部分已出版的杜拉斯访谈录中所注意到的缺失。在这些访谈录中，访谈者经常都被专制的受访者牵着鼻子走，也即为“那个杜拉斯”，从而使得谈话中会呈现出一种

杜拉斯所有仰慕者、仿效者和译码者熟知、歪曲或惯于操作的编码语言。还有就是，这些访谈尤其容易大大离题，思绪中断，乃至于有时候对话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边缘。总之，对话总会一再偏离重点，变得含糊不清。

至于莫里诺的《中国男人和玛格丽特》，则是一本探究《情人》成因的书。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sup>1</sup>到《扬·安德烈亚》<sup>2</sup>，从杜拉斯所有作品中四处可见的自传性元素，到大大拓展了杜拉斯读者群的《情人》带来的所谓新元素，这本书都做了细腻比较。关于取代《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Jo先生”的这位“中国情人”黄水梨，杜拉斯在这么久之后才借由《情人》一书“揭开”其情人身份，莫里诺也对此产生了质疑。通过对比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sup>3</sup>中对相同事件的三种版本描述，莫里诺特别指出兄弟数目有出入，而且他尤其重点尝试去解释杜拉斯对“真相”隐瞒那么久的原因，莫里诺发展出《情人》其实是在叙述杜拉斯母亲玛

1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杜拉斯出版于1950年的小说。

2 《扬·安德烈亚》（*Yann Andrea Steiner*），杜拉斯写她最后一位情人安德烈亚的作品。

3 《中国北方的情人》（*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在得知中国情人去世的消息后，杜拉斯创作了此篇小说，可说是对《情人》一书的补充。

丽·勒格朗生命中一段插曲的这种想法，她有可能跟某个越南人或中国人背着亨利·多纳迪厄（即她的丈夫）搞外遇。杜拉斯和她弟弟保罗，就是这个情人的孩子（《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有许多对情人、对小女孩和她弟弟肤色的类似隐喻）。至于哥哥皮耶，则成了多纳迪厄唯一亲生的儿子。米歇尔·图尼埃<sup>1</sup>在《庆祝》中也再度提及《情人》一书描绘的其实是母亲而非女儿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几乎可以服众……就外表上，根据杜拉斯公之于世的照片看来，她跟多纳迪厄之间，毫无相似之处。然而事实上，玛格丽特的眼神、她眼睛的形状确实来自她父亲多纳迪厄，他就是有着这么一对眼睛。一九九八年六月，此时杜拉斯已经过世了，丹妮尔·劳林在《阅读》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记事，叙述她跟杜拉斯在沙沥的老同学李女士的会面。李女士证明玛格丽特和黄水梨的确曾经私奔，并证实一九五二年的时候，杜拉斯返法二十年后，黄水梨大嫂转交给她好几把从巴黎寄来的梳子，意味着这位作家依然跟她的中国情人（最起码跟他的家人）有往来。如今，中国情人的父亲在沙沥的房子成了“情人博物馆”，尽管杜拉斯压根儿连一步也没踏进去过。观光客可到此一游，还可在此住宿。

---

<sup>1</sup> 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法国作家，当代著名的新寓言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皮埃罗或夜的秘密》《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等。

杜拉斯并不吝于接受访谈，她好几次的重要访谈，也都出了书，与米歇尔·波尔特的《卡车》<sup>1</sup>、与塞尔日·达内的《绿眼睛》<sup>2</sup>、与热罗姆·博儒尔的《物质生活》<sup>3</sup>、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杜班街邮局》<sup>4</sup>，并且她在创作过程中，陆陆续续接受过许多平面媒体或电台、电视台访谈。与本书作者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采取的对话方式所不同的是，法文访谈往往都以紧盯着某本特定的书为主，要不就是跟杜拉斯谈她的生活、作家生涯。其实很明显，莉奥波迪娜是以马蒂厄·加利及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访谈录《睁开双眼》<sup>5</sup>为范本，她在提问中也曾数度提及这本

1 《卡车》(Camion)是1977年由杜拉斯编剧和执导拍摄的电影，同年由法国子夜出版社出版了剧本，并收有与米歇尔·波尔特的相关谈话。

2 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法国影评人，曾任《电影手册》主编，被认为是巴赞之后最重要的“手册派”批评家之一。《绿眼睛》是他跟杜拉斯关于电影的谈话录。

3 《物质生活》(La vie matérielle)，杜拉斯出版于1984年的随笔集，副标题为“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根据杜拉斯与热罗姆·博儒尔的谈话记录修改而成。她将此书的写作称为“流动的写法”。

4 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81—1995)，《杜班街邮局》收录了1985年到1986年密特朗与杜拉斯之间的五次访谈。

5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法兰西学院三百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睁开双眼》(Les Yeux ouverts: entretiens avec Matthieu Galey)是她接受马蒂厄·加利访问的访谈录，于1982年出版。

访谈实录。

出版这部作品的塔塔茹卡出版社已经停止发行，连找到一本样书都不可能，直到我遇见安娜莉萨·贝尔朵尼，才总算有了点眉目。她在利摩日大学教学，同时也是意大利发言人出版社的媒体顾问。我趁委托阿德里安娜·阿斯蒂代理出版的小书《回忆与遗忘》上市的机会（这本书就是由发言人出版社发行的），才跟贝尔朵尼提到这本已然消失了的传说中的访谈录。而由于她的论文便是以杜拉斯作品为主题，所以保留了一本。

通过意大利出版界的朋友帮忙调查，我找到德拉·托雷家族的踪迹，在波隆那市。然后终于取得她在卢卡市的私人联络方式。

将原本就是法国作家说的话从意大利文再翻译回法文，当然会有改变原表达方式的危险。我尽量试着重现杜拉斯的语气——她的法国读者所熟悉的腔调。我认为加上详细的注释帮助甚大，校正更见必要。

没有贝尔朵尼，法国读者就看不到这本书，在此特向她致上谢忱。

勒内·德·塞卡迪

# 前　言

*Introduction*

一九八七年，《乌发碧眼》<sup>1</sup>意大利文译本刚发行不久，我第一次见到玛格丽特·杜拉斯。

帮《新闻报》约定该次访问并不容易。

从一开始，为了说服杜拉斯接受访问，就再三打电话给她，交涉甚久。她似乎为疲累所苦，意兴阑珊，托辞感冒，又埋怨工作不堪负荷（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她正因编写电影《情人》<sup>2</sup>的剧本而忙得不可开交），老是躲我。直到有一天下午，我跟她提起英格·费尔

---

1 《乌发碧眼》（*Les yeux bleus, cheveux noirs*），又译作《蓝眼睛黑头发》，杜拉斯出版于1986年的小说。

2 《情人》（*L'amant*），杜拉斯出版于1984年的小说。后由让·雅克·阿诺改编为电影，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

特内利<sup>1</sup>是我的好朋友。她半晌不吭声，才终于回一句“叫她马上打电话给我”。我打给英格，求她立即跟杜拉斯联络。半小时后，我就跟杜拉斯约好了，真不可思议。

我到了圣勃诺瓦街，稍微早了点。三楼楼梯间狭窄，照明又差。我按了门铃，等了好几分钟，门后才终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立刻就想到是扬·安德烈亚，跟杜拉斯共同生活了九年的那个男人），他让我去楼下咖啡厅喝杯咖啡，半小时后再上来。我听到杜拉斯的声音从公寓里传来，称她忘了约好要接受采访这回事。

就在此时，我发现她背对着我，瘦小，非常瘦小，连动都没动，只是坐着，在她满是灰尘的房里，身边塞满了纸张和杂物，手肘撑在书桌上。

我跟她说些什么，她毫不在意，只是静静地盯着我。随后她开口说话，尽可能小心翼翼——声调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她深知如何善加利用自己无与伦比的音色。有时会停下来，面露不快，确认我写在笔记本上的细节。只要电话铃一响起，她就会拉住我的手，握着不放，让我别想记下她讲电话时的任何一句话。

---

1 德国摄影师，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内利的妻子，为杜拉斯在意大利其中一位女出版商。费尔特内利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为意大利久负盛名的出版机构之一。

我待在她家的这段时间里（三个钟头，搞不好更久），她不断从抽屉里拿出大颗薄荷糖来吃，访谈结束时，才终于给了我一粒。

访问终了，她甚至还同意拍照。她身着惯穿的“M. D. 制服”<sup>1</sup>——喇叭短裙，高领毛衣，黑背心，厚底鞋——缓缓转过身来，摆着姿势。她不信任镜头，随时都会检查自己的蓝眼睛是否入镜，还有手指上戴着的那几只沉甸甸的名贵戒指。

我告辞的时候请教她可否再度登门拜访。“随你怎样，只不过我没时间。”

我弯下身子跟她说再见，她亲了亲我的脸颊。

夏天过后，我一回到巴黎就打电话给她。我告诉她，我从意大利带了一大块帕玛森奶酪给她。当时正值中午时分，杜拉斯刚起床。“正好，我家什么都没得吃。”她回道。

她建议我几分钟内就到她家。不过这次也不是她亲自来开门。至于腼腆害羞又无微不至的扬，则仅限于接过我手中提的那袋大包裹，随即再度赏我吃了闭门羹。

我了解到不该死缠不休，于是就这么又过了几天。

之后，就是漫长午后的闲聊和谈话，时间一久（或许不可避免的），两个女人间便建立起相知相惜的默

---

1 M. D. 即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姓名缩写，她因为身着这样的一身服饰已长达数年之久，便把其戏称为 M. D. 制服。

契。

她用词简练，使得我们的谈话随时会不断重组与排列，有时还会因此前言搭不上后语。

我们间断又再重来，谈了一个又一个钟头，无穷无尽。

直到杜拉斯以她那副她说过了算的口气对我说：“现在够了！”

而，仿佛早就在等候信号的扬，则会从另一个房间走过来，一如往常，边提议要陪她出去，边悉心帮她穿上玫红大衣。

杜拉斯边说话边走出门，接着便一直捋着脸上的皮肤，苍白又阡陌纵横，而那副从年轻时她就戴着的男式眼镜，也摘了又戴，戴了又摘。

我聆听她回忆、反思，浑然忘我，一点一点抛去她那与生俱来的戒心。她虚荣、固执、口若悬河、强势而又自我。然而，某些时刻里，她又显得温柔而奔放、羞怯、强忍笑意或放声大笑。基于某种无法抗拒的、贪婪的、近乎孩子气的好奇心，她好似突然活了过来。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电视放在客厅较远处，无时无刻不开着，杜拉斯的脸看似疲惫，好像在几天内就肿胀了不少。

她想知道我的一切。她再也按捺不住，非问不可：要我跟她谈谈我的生活、我的情人们，要不就是像她对自己做的那样，要我说说我的母亲，全盘托出。“我

们一生中所遇到的人里面，我相信母亲绝对是最怪异、最难以预料、最难以捉摸的那位。”她对我说，带着一抹已然远去的微笑。

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

悬而未决的激情

*La Passion Suspendue*

## 目 录

法文版译序	001
前言	001
悬而未决的激情	001
童年	001
巴黎岁月	015
写作历程	037
文本分析	061
文学	073
评论	093
人物群像	103
电影	113
戏剧	147
激情	155
女人	171
地方	183

童 年

---

*Une enfance*

